

圣贤诸子智谋

圣贤
智谋
说苑



谁脱书生空议论

汉成帝河平二年（公元前 27 年）夏六月，是外戚王氏大喜的日子。成帝一道诏书，他的五个舅父（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）全被封为列侯。

一天，同封一姓“五侯”，历史上没有过。所以长安官民皆知“五侯”之宠。

消息传到皇家图书阁那间塞满了书的房间，刘向拍案而起：“完了！完了！刘氏天下完了！王氏专权，自今始也。”

刘向，一身儒服。虽然这时他的职务是光禄大夫，可以高冠博带，但他认为那不利于在图书堆里翻检写画；所以只要不出门，都是这身便服。

这消息让他忧从中来。他不能不为刘家的天下忧。因为，他就是刘氏宗族的英才。

走出书阁，凭栏而眺，远远近近都是汉家宫阙。处在皇宫中轴线上的，是未央宫，那是高祖七年（公元前 200 年）建成，历代加修，依然雄伟壮丽。刘向怀念高祖，那是他的五世祖！高祖是个马上打

天下的帝王，且又会马下而治之。

宫阙与市廛之外，是方方正正的长安城墙。刘向作为有心人，他记得这城墙筑于汉惠帝五年（公元前190年）九月。城周六十三里，经纬各十二里。城外，那片绿树满冈的所在，是上林苑。上林苑与汉武帝的光荣相连。刘向比汉武帝刘彻晚一辈。武帝去世十年，刘向才来到人间，但在感情上，刘向崇拜这个叔辈的皇帝。一代不如一代了！刘向一叹，难道，刘家的天下气数要尽？二百年帝业大运开始衰亡？他不愿承认这一点，他只希望大汉天下，有惊无险。

回室，匆匆收拾一下几案上的文稿，刘向提前出宫回府。他的那辆轩车，由一匹老马驾着，走得不紧不慢，在吱吱嘎嘎的车轮声中，岁月倒流，翻卷出刘向五十年的酸甜苦辣……

——他是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。刘交是刘邦同父异母弟。刘邦起事，他随军征战有功。刘交薨，其子刘郢客嗣位，为夷王。刘交的另外五个儿子刘礼、刘富、刘岁、刘执、刘调等在景帝时皆被封为侯，其中休侯刘富，即刘向的曾祖父。刘富之子刘辟疆，刘辟疆子刘德，刘德子刘向。他们都没有荫袭爵位。刘辟疆修黄老之学，善诗属文，到八十岁才拜光禄大夫、守长乐卫尉，徙为“宗正”仅数月便去世了。刘德呢，被汉武帝誉为“千里驹”，初为宗正，后迁大鸿胪、太中大夫。总之，他们这一支人，虽为皇族，却是以才、以德拜官。

——刘向不是长子，刘德对他实行的是顺乎自然的教育；所以，他在传统的诵诗之外，将家中保藏的淮南王刘安的著述，皆加涉猎。在少年刘向的心里，冥冥的苍天上有神灵，沉沉的大地下也有神灵。

——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就向皇帝上书，说可以通过神仙的法力，点石成金、点铁成金。皇上居然信了，居然让他负责这方面的工作。刘向没有炼出金子，人们攻讦为欺君，下狱当诛。他

们家有钱，拿出家财的一半赎他。

——躲过一难。刘向的才干为汉宣帝赏识，先在石渠阁讲论五经，后拜郎中给事黄门，迁散骑谏大夫。到他三十岁时，汉元帝立。外戚许史、中书宦官弘恭、石显弄权。他与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、侍中金敞四人联手，屡屡上言，欲加匡正。外戚、宦官势大，刘向与他的师友两次被捕入狱、两次贬为庶人。

想到这儿，刘向无可如何地一叹：孔子曰三十而立，未料我刘更生三十岁坐了两次牢狱啊！所庆幸的，是自己活过来了！萧望之六十高龄，饮鸩自裁，可惜呀！

回到家，少子刘歆正在房中读经。三个儿子，此子最为聪颖。刘向心里一暖。

“天色尚早，父亲何以离馆？身体有不适否？”刘歆问。他年龄十五、六岁，身量却已与父亲相仿。

刘向摇摇头，不语。刘歆赶快端上一铜盆清水，让父亲净面，也好消消暑气。

夕阳从竹枝间送进一缕金辉，刘向对儿子述说着心中的隐忧：“大汉江山是刘家的，为父已与异姓覬覦者抗争二十载，迄无大效；自大将军（王凤）揽政，皇室之尊，已移外戚！”

刘歆不语，刘向不语，夕阳终于沉没在长安城墙外边。从这一天起，刘向开始利用他管理皇家图书的便利，撰写一部奇书，即《洪范五行传论》。这是一本借阐发《尚书·洪范》而条析自古至汉所有符瑞、灾变与政治（权）兴衰关系的书，凡十一篇。目的在于警诫汉成帝谨防外戚谋篡。书写了整整一年。

汉成帝河平三年（公元前26年）八月，刘向将誉抄在素帛上的《洪范五行传论》捧送汉成帝，又加上一表。成帝看了书与表，知道刘向一片忠心，但他对自己的各位舅舅也很亲呢！

书呈上，泥牛入海。

刘向很伤感。刘歆在久久沉默之后，劝父亲：“国家兴亡，匹

夫有责。父亲已尽责，不必再忧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天若存汉祚，我又何忧！”

刘向点点头，又写他的书去了。当他从竹堆里抬起头，伸一个懒腰时，才发现又过了十年！他检点起自己的成果：

这《列女传》，是针对赵飞燕姐妹的。一个舞女，纳入后宫，为婕妤，为昭仪，迷得皇上六神无主，刘向看不惯。

这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，是刘向博采《诗》、《书》及先秦诸子，广泛记述修身、治国之例的书。

这是最后一线希望了！

刘向让儿子刘歆帮助自己从竹简上将全书誊抄到素帛上，卷成数卷，用黄绫子封好。他要进宫陛见，亲手将这三部书稿呈上。

临行，他又展开多年前的那篇千言长表，默默地诵读了几行：“今王氏一姓，乘朱轮华毂者，二十三人……大将军秉事用权、五侯骄奢，僭盛并作……历上古至秦汉，外戚僭贵，未有如王氏者也。”可惜，这种状态，日甚一日了！

这是长安六月天，刘向跪在汉成帝面前，双手捧上他的十年心血。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的第一个读者是汉成帝刘骢！

刘骢笑容可掬。刘向诚惶诚恐。

从这一天起，刘向的书，这孤本的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便一直静静地闲放在皇帝的御书房内。

汉哀帝建平元年（公元前6年），刘向七十一岁，病终。此后十三年，即公元八年，王莽篡政。王姓外戚，终于中断了汉高祖刘邦的事业。

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存了下来。它们不再是帝王的诚言，而成了中国人的历史读本和社会学故事。

目 录

君 道

泄冶谏陈灵公	(1)
禹见罪人而泣	(5)
成王剪桐封弟	(8)
燕昭王问计郭隗	(11)
楚昭王有疾	(14)
魏文侯城门悬琴	(17)

臣 术

翟璜荐李克	(20)
邹忌答齐威王	(24)
五穀大夫百里奚	(27)
赵简子守邯郸	(30)
晏子侍于景公	(34)

建 本

伯禽康叔见周公	(37)
曾子受杖击	(40)
晋平公问师旷	(43)
孔子问子路	(45)

立 节

孔子拒赠	(50)
兹父 目夷争让位	(53)
申鸣忠孝	(56)
杞梁、华舟死战	(60)
田基袪衣入鼎	(64)
王耿自尽南枝	(68)
左儒直谏而死	(71)

贵 德

武王克商	(75)
桓公割地	(78)
于公决狱	(82)

复 恩

邴吉不道前恩	(86)
平原君犒军	(90)

从史教袁盎	(93)
赵氏恩仇	(97)
阳虎树人之叹	(101)
齐懿公被弑	(104)

政 理

齐桓公出猎	(107)
孔子劝康子	(110)
阳昼赠宓子贱	(114)
宓子贱治单父	(117)

尊 贤

庭燎招士	(120)
淳于髡谏宣王	(122)
随会谏晋文公	(125)
孔子见程子	(128)
淳于髡三笑	(131)
田忌说楚王	(134)

正 谏

颜烛趋海上谏言	(139)
有客谏孟尝君	(142)
茅焦谏秦皇	(145)
子西谏楚昭王	(150)
叔向使吴归来	(154)

圣贤智谋

公卢宿笑.....	(157)
夫差之悔.....	(160)
鲁襄公如楚.....	(166)
夫差欲与民饮.....	(169)

数 慎

孔子观于周庙.....	(172)
老子问道传道.....	(175)
齐顷公不饮酒.....	(177)
晋文公威信不行.....	(182)
申旗谏秦昭王.....	(187)
孔子见罗者.....	(191)
机记之恭.....	(194)

善 说

范痤自辩.....	(196)
间邱先生说齐王.....	(200)
祖朝为国家计.....	(203)
孟尝君之客.....	(205)
雍门子周鼓琴.....	(207)

奉 使

霍虎使楚.....	(210)
唐且谢却秦王.....	(214)
仓唐说魏文侯.....	(216)

陆贾出使南越.....	(220)
刁勃应楚使.....	(225)
毋择献鹄.....	(228)

权 谋

孔子说周庙墙.....	(230)
徐福预言霍氏乱.....	(232)
咎犯释梦.....	(235)
郑太子忽辞婚.....	(238)
江乙见安陵轂.....	(241)
智伯欲伐卫.....	(244)

至 公

季札让国.....	(246)
鲍白令之对秦皇.....	(249)
申包胥义友忠君.....	(251)
虞邱子举孙叔敖.....	(254)
别人无怨.....	(256)

指 武

田单攻翟.....	(259)
胡建新监御史.....	(262)
孔子北游农山.....	(265)
武王伐纣.....	(268)

嘉 言

- 惠子堕于河..... (271)
孔子困于陈蔡间..... (273)
孔子观水吕梁..... (276)

辨 物

- 内史过论神..... (279)
舟之桥造晋..... (282)
扁鹊医赵太子..... (284)

修 文

- 子路鼓瑟..... (287)

反 质

- 卫有五丈夫..... (289)
侯生进言始皇..... (291)

泄淦谏陈灵公

鸿沟从陈国的都城宛丘（淮阳）的东郊滔滔南流，注入颍水，再泻淮水，直奔大海。它没有想到，一段流血的故事，将要在这儿发生；并且被它的清流冲洗成中国历史的淡淡记忆。

这一年，是周定王八年，陈灵公十五年（公元前 599 年）。陈国的朝堂上，一高两矮、或一瘦两胖的三个男人正在嬉嬉哈哈乐做一团。那高个子叫仪行父，为陈国大夫。那身矮面瘦者叫孔宁，亦为陈国大夫。那个长满络腮胡子的矮胖子姓妫名平国，即陈国国君陈灵公。这三个人，可不是在议论朝政；他们在各自夸耀贴身穿着的那一件亵衣呢！

陈灵公毕竟权大气粗：“你们二人虽曾入马，她给你们什么了？看！她偏有纪念物赠给寡人！”一掀外袍，露出一角绯红色的衬衣：“此乃美人所赠，谅你二人没有！”

孔宁一看，乐了，说：“为臣也有赠物！”没等陈灵公的问话落地，孔宁便退下长裤，露出一件绣

着花的短裤来。也许是得意忘形，还没提起裤子便指着仪行父说：“夏姬所赠之物，不单臣有，仪大夫也有！”仪行父解衣，露出了一件小巧的碧罗襦。

三人自夸已毕，想一想，才发现同爱上一个女人。在陈灵公，也许这就是“与民同乐”吧！一君二臣，在朝堂上夸耀女人的私赠，而且互不嫉妒，这是一种奇观！陈灵公开始对这一桩美事进行总结发言了：“我等三人，随身都有赠物，可见为一张床上的战友。改日我们同去株林，可以作一次连床大会……”说到这儿，三人狂笑不止。

说起这“夏姬”，这“株林”，还有一番来历。

陈灵公朝，有个大夫叫夏御叔，其父公子少西，乃陈定公之子。因少西字子夏，所以御叔便以夏为字，又称少西氏；世为陈国司马之官，封食邑于株林（河南柘城）。这夏御叔娶郑穆公之女为妻，称夏姬。夏姬生得蛾眉凤眼，杏脸桃腮，加上一种无拘无束的妖冶神态，男人们人见人迷。据夏姬自己传扬，她十五岁时曾梦见一位伟丈夫，自称上界之仙，与她交合。自此，她学会了吸精导气、采阳补阴之技，名为“素女采战之术”。未出嫁，她与郑灵公庶兄公子蛮兄妹私通。不到三年，公子蛮夭死。嫁给夏御叔后，生一男孩，名征舒。征舒十二岁时，夏御叔病故。夏姬便让儿子在陈都宛丘拜师学习，自己在株林逍遥岁月。

孔宁、仪行父二人，先后勾搭上夏姬的侍女荷华，终于与夏姬成其床第之欢。孔宁见仪行父后来居上，大发醋意，便游说陈灵公做株林之行。孔宁做帮闲牵头，陈灵公虽然一身孤臭，夏姬也不敢怠慢，枕上百般献媚，席间曲意奉承。结果呢，这夏姬每人赠了一件贴身亵衣，表示“均爱”。

所有的不美满出在多嘴多舌的泄冶身上。泄冶，也是陈国大夫。某日，他听群臣私语，知道了陈灵公朝堂上的无状之举，便整襟端笏，趋入朝门，叩见陈灵公。

陈灵公心虚胆怯，见泄冶上殿，就想抽身回避。泄冶腾脚上前，一把抓住灵公的衣袖，倒地便拜。灵公走不脱，一脸不高兴，用他那沙哑的嗓音问：“卿不宣上朝，有军情、还是有灾情呀？”

泄冶也绝，他并不直说谏词，而是先原原则地抛了一句：“陈国就要消亡了，君怎么还不戒惧呀？”灵公闻言，也着实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泄冶说：“我每每极谏君王，君王您总是不听。君臣主敬，男女主别，如今君王与一、二臣子冶游不息，已经君臣失敬、男女无别了。以上化下，犹如风吹草伏。东风则草伏向西，西风则草伏向东，一切都是风在作主，草随风起伏啊！君主您就是风，所以一举一动不可不慎。栽上弯弯的树，哪能有直的影子？君王不正道直行，不敬思慎言，便保不住帝王之号、且名垂天地呀……”

灵公越听越不是滋味。这不是在训小孩吗？正想发作，泄冶话锋一转：“君王可以不听为臣的狂言乱语，可《易经》上的预言总不能不听吧！《易经》曰：‘夫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，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，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，况其迩者乎？言出于身，加于民；行发乎迩，见乎远。言行，君子之枢机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，可不慎乎！’天地一动，万物变化。所以《诗经》上又说：‘慎尔出话，警尔威仪，无不柔嘉。’而今，君王您一点也不谨慎，纵欲胡为，即便不亡国也要被人弑戮！”

“大胆！竟敢生着法儿辱骂寡人，你泄冶活得不奈烦了？”陈灵公一拍几案，忽的站起身来。指着泄冶，嘴里直冒白沫。

泄冶知灵公不会回心转意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君命不久也！”退身走出大殿。出门，正碰上躲在那儿偷听的孔宁和仪行父。泄冶一声冷笑：“你二人不善，倒也罢了；为何诱着君王也行荒淫不善之事？树皮人面，能不羞吗？”

二人不能回答，唯诺而立。

陈灵公一肚皮闷气，无处发泄。孔、仪二人悄悄溜入，齐声向灵公说：“主公自今再不能去株林冶游了！”灵公一愣，反问：“你们能去吗？”“当然能呀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泄冶是向主公进谏，并没向我等进劝啊！”孔、仪二人都是一脸诡密。陈灵公哪儿受得了这个激将法！

“泄冶不谏，寡人也许浅尝辄止；他越谏，寡人越做个样儿给他看！只是……怎么让泄冶不再胡言乱语呢？”

孔宁、仪行父见时机成熟，便轻轻抛了一句：“人死则口闭，这有何难？”

在孔、仪二人的精心策划下，泄冶上朝途中突然被刺客杀死。

陈灵公、孔宁、仪行父三人自此之后便肆无忌惮地经常去株林与夏姬淫乐。这件事，瞒天瞒地，瞒不过夏姬的儿子征舒。这年，征舒一十八岁，生得高大伟岸、多力善射，袭父职为司马。久已风闻母亲的隐私，征舒常暗生羞惭。基于至纯的孝道，他隐忍再隐忍。这一日活该出事。做了司马，征舒特意在家设宴，款待灵公。酒酣之后，灵公与孔、仪三人竞相嘲谑征舒。灵公对仪行父说：“征舒身躯高大，有些象你，莫不是你生的？”仪行父则对灵公说：“征舒二目炯炯，极象主公，还是主公所出。”孔宁的话最无状，曰：“主公与仪大夫年纪小，生他不出，他的爹极多，是个杂种，连夏夫人自家也记不起谁是孩儿爹……”这些话，被征舒躲在窗外听了个一字不漏。你说，锅灰抹到这青年人脸上，他能不愤恨吗？

当夜，悲剧发生了。征舒戎装披挂，手持利刃，带家丁数人闯入灵公寝室。白刃进，血刃出，陈灵公一命呜呼。孔宁与仪行父腿快，仅逃一命。

征舒杀了灵公，拥兵入城，只说灵公暴饮暴亡。亡前遗命，立世子午为君，是为陈成公。

淫乐亡身，灵公一诫也。

禹见罪人而泣

做帝王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大禹想。

十三年的治水，大禹都是“自执畚缶，以为民先”的。那时，他背着黑锅：父亲鲧治水不成，被尧帝殛死于羽山。自己若再无功，结果不堪设想。

洪水滔滔天下，治水者真的在背水一战！十三年真不容易过啊！劳身焦思，过家门而不入；闻乐不听，见肉不食，衣帽不整，那双草鞋也一次次磨穿了底……

如今，黄河不再泛滥了；九川既疏，九泽既浚，诸夏艾安，天下太平。而自己又受舜帝的禅让做了帝王，大禹真还有些不习惯。

他是个水利专家，并不是政治家。行使生杀予夺之权，怎么能习惯呢？好在，尧、舜他们治理国家多有成法，前车之迹，后车之轨，顺乎规矩，无为而治罢！

令大禹感兴趣的，是巡狩。

这是尧帝立的规矩：“五载一巡狩。”巡，即循；

狩，即守。巡狩就是循行守候。主要的作用有三方面。一是致祭，祭山神水神，祈佑平安；二是壹法，统一历律、度量衡和法律；三是修礼，与刚刚归顺中央王朝的八方诸侯拉关系。

五年一巡狩，大禹等不了。他在京城住腻了，就吩咐备好车马，出京巡狩。

这一次，听了巫觋之言，决定要南巡。南方，三苗初归，那一片山水总让大禹不放心。

过了淮水，过了长江，又过了舜帝南巡去过的九嶷山；再南，再南，翻越南岭，已是苍梧大地！

这是一次迎接春天的远行。出京时，是早春二月，一个多月的行期，已是三月中旬，岭南却已花飞绿浓。走过一道山口，前面是一片市廛，“停车暂息，让我们看看苍梧风俗！”大禹传话，车停在一株大榕树下。那榕树，冠如绿伞，遮住了二十丈见方的绿荫；而盘曲的根本，又宛若虬龙、苍劲可爱。

仰视大树，大禹赞叹不止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吆喝之声。是一队黑衣人，手执戈矛，赶着几个绑着绳索的囚徒，渐走渐近。看到这黑色的服饰，大禹心里一喜，这正是我们大夏的法定官色。一声令下，四海一色，真是痛快啊！再一看那几个半裸的囚徒，大禹不由心里一凉：同样是人，为什么有的执鞭、有的受苦？几乎没有多思考，因为那时的人还没有学会刀枪不入而又无坚不摧的辩证法，大禹便一纵身跳下车来。贴身护卫想拦，已没法阻拦。

押解者、被押者都停了下来。从车马仪仗上看，他们知道是个大人物到了。

大禹紧走几步，来到囚徒们跟前。逐一审视，每一个囚徒都面有惊色和菜色。

大禹心痛了！他掀起衣服，察看每一个人的刑伤之痕，有的已经结成旧疤，有的尚在流血化脓……不必强忍伤悲，大禹的泪